

社工師的超級任務

從事醫務社工師多年，確認病人身分與協尋家屬一直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有時是失智的老爺爺、老奶奶記不清自己是誰，有時是因意外或突發的身體狀況昏迷不醒需緊急醫療的路倒病人，常常覺得自己很像在醫院裡的「阿亮」，從病人身上的蛛絲馬跡，如手機、口袋裡的便條紙、名片、路倒的地點.....等，試著拼湊出病人形象的脈絡，同時連結警政、戶政與社政的資源，找到名字及家屬，讓醫療團隊能做最適切的醫療處置，每一個協尋的病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，這些故事成為灌溉社工生涯的養分，就如同庄伯給我的任務一般。

愚人節的清晨，庄伯被人發現倒臥在路旁意識不清，身旁只有一輛老舊的腳踏車和口袋裡刻著名字的印章，被救護車緊急送醫後接上呼吸器轉加護病房觀察治療，看他隨著呼吸器起伏的胸膛以及花白的頭髮，很想問問庄伯：「你怎麼了？」但已不可能得到回答。

入院時警察已就口袋裡的印章去協尋家屬，但除了知道印章的主人住在哪裡，無法得知這是不是庄伯的印章，從警政的戶籍資料裡也找不到家屬的資料，庄伯的任務陷入第一次膠著。幸而再請警察來院按捺指紋比對後確認了身分，隨後發文至戶政事務所也找到了家屬的聯絡地址，並請地方里長和派出所協助聯絡家屬，但任務並沒有因此圓滿結束，反而因為沒有家屬的回應，陷入了第二次膠著。這時庄伯的病情不斷每況愈下，我想，也許這次是真的無法達成任務了。

正當我不抱任何希望，試著聯絡家屬最後一次，終於得到兒子的回應。原來庄伯年

輕的時候做了很多對不起家人的事，與前妻離婚後就與家人斷了聯繫，三十幾年沒有聯絡加上往事的傷害，兒子的內心百感交集，聽聞父親目前的狀況，抱著最後一次盡父子緣份的心情，來院處理醫療上的相關事宜，並送父親最後一程。

「爸爸套房裡牆上的日曆還停留在四月一日，彷彿他只是出門一下還沒回來。」兒子從父親承租的套房回來後說道，言語裡有著淡淡的惆悵。

每一次完成任務，心中都充滿著感謝，強大的警政與戶政系統的支持，熱心的路人、鄰居和里長，以及醫療團隊的協助，因為每個人的付出，使病人的回家之路越來越近。

社會工作室社會工作師 宋宛怡